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七 宋 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勇

夫孔武有力臨難忘死厲氣決鬪摧堅隕敵桓桓焉赴  
赴焉冠三軍而敵萬夫者可謂勇矣春秋之際以兵戰  
為務故以強有力聞於時者為多焉漢魏而下壯夫迭  
作至如英威盖世雄名震俗乘危而靡顧遭患而能奮

見義必赴所向無前戮勅寇而致果格鷙獸而服猛至  
乃樹勲烈齒榮爵氣激於當時聲聳於殊俗者蓋有之  
矣傳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若恃匹夫之力昧經典  
之訓違乃達德嗇於致禍斯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  
徒歟

卻叔虎晉人也晉獻公伐翟祖卻叔虎將乘城也乘升其

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侵服戎役卻叔虎曰既無老

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事君無謀又恥無功被羽先升

遂尅之

羽烏羽被於背  
若今軍將負駝

秦董父魯人也晉會諸侯伐偃陽主人縣布董父登之

及堞而絕之

偃陽人縣布  
以試外勇者

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

主人辭焉乃退

主人喜其勇故  
辭謝不復縣布

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太叔段鄭莊公弟也叔多才而好勇故詩曰太叔於田

禮褻暴虎獻於公所

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搏  
之獻於公所進於君也

熊宜僚楚人也初楚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將作難

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

不可得也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當五百人也乃

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悅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

拔劔

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

之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

州綽邢蒯晉大夫皆勇士也奔齊齊莊公朝指殖綽郭

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

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

前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與難鬪勝而

鳴莊公為勇爵

設爵位以命勇士

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勇為州綽

曰東門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

識門版數

其可

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

言但為僕隸尚

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其皮矣

言嘗射得之

斐豹晉人也欒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

斐豹隸也著於丹書

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欒氏之力臣曰督

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

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

言不負要盟如日

乃出豹而閉之

閉着門外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

隱短牆也

督戎

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

敵無存齊人也齊侯伐晉夷儀

為衛討也

敵無存之父將室

之辭以與其弟

室之謂娶婦

曰此役入也不死反必娶於高

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

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雷下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闕死於門屋雷下也

涉佗晉人也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魏侯伐邯鄲戰

于於寒氏

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

城其西

北而守之宵燭

午聚宵散

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

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

衛開門與午鬪

涉佗曰夫

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

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

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以示整

日

中不啓門乃退

仲由字子路衛人也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鷄佩玃

豚

冠以雄鷄佩玃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

陵暴孔子子路問君子尚

勇乎孔子曰義以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

既稱君子不職



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於赴忠致命而小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

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又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公良孺子者孔子弟子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公良孺以私車五乘從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出孔子

菑丘訢東海勇之上士也以勇聞於天下過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沉菑丘訢去朝服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怒不旋目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其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

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戶蓄丘訖果夜來拔劍住要  
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  
死罪二也寢不閉戶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子  
來不謁不肖一也拔劍不刺不肖二也及先辭後不肖  
三也子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蓄丘訖引劍而去曰  
嘻所不若天下惟此子耳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  
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曰臣聞明君之畜勇力

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  
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限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  
之畜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  
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  
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政  
勅彊之人也無長幼禮公使人少餽之二桃三子何不  
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也夫使公計吾  
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計而食桃矣接

一搏特猶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毋與人  
同矣援桃而起田開彊曰吾杖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  
彊之功亦可食桃而毋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  
吾嘗從君濟於河龜銜左驂以入砥柱之中流當是時  
也冶少不能遊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龜而執之左  
操馬尾右擊龜頭騰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之  
視之則大龜之首也若冶之功者亦可以食桃而毋與  
人同矣二子者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

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  
勇也皆反桃擊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  
不仁矣夫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於所行而不死  
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  
而死待者復已死矣斂之以服葬以士禮焉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

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  
丈夫耳我亦能為之我何為畏之者也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

撞之於市朝

無有人刺其肌膚不為撓  
卻刺其目目不轉睛避也

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卞莊子好勇母在時三戰而三北交遊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

今母歿矣請雪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  
雪再北將軍止之曰不足上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  
雪三北將軍止之曰足矣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  
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雪矣吾聞之廉人不以辱生遂  
奔敵殺七十人而死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

於途曰姑相飲乎觴數行

觴爵也

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

肉也我肉也尚胡草求肉而為

草為也

於是具染而已

謂染



也醬因抽刀而相啗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酒以成禮弗繼以淫

義也勇而相啗無禮

之甚故曰不若無

藺相如趙人也趙惠文王十九年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為好會於河西外渾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

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  
善為秦聲請奏盆缶秦王以相娛樂

缶者瓦器所以盛  
酒漿秦人鼓之以

節歌也

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

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  
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  
不憚為一擊缶相如目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  
王為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

蘭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

毛遂者趙之平原君客也平原君喜賓客至者數千人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歃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

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  
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  
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  
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  
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  
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  
所聞是先生無所有能也毛遂曰臣乃今處囊中耳使  
遂蚤得穎脫而出非惟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

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之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

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戈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二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

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鷄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血於堂下公等碌碌音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次非荆人也一作次飛得寶劍於干遂

干遂邑名

還返涉江

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統其船次非謂舟人曰汝嘗見兩蛟夾舟而舟中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

非曰若如是吾固江中之腐朽骨耳棄劍而已余何愛

焉遂攘臂祛衣拔劍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

皆獲全荆王聞之仕以執圭

周禮侯執信圭楚以次非為勇武侯

秦舞陽燕國勇士也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

漢項籍字羽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

扛舉也音江

才氣過人

吳中子弟皆憚籍漢軍與羽軍相守廣武羽令壯士出

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

樓煩胡人也後為縣屬鴈門北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

取其稱耳未得樓煩人也

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



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間問之乃羽也後至垓下為漢兵所圍夜直潰圍南出漢軍追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艾旗乃後死

艾音

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

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隕山

四下陂陀也  
隕音徒回反

而為圍陳外

嚮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追羽羽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之羽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止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季心布弟也以勇聞關中後為中司馬

朱雲字子游魯人嘗借客報讐以勇力聞官至槐里令  
李禹敢之子也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  
應後愬之武帝帝召禹使刺虎縣下園中未至地有詔

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劔斫絕纜欲刺虎

落與絡同謂當  
纜時絡之而下

也索也帝壯之遂救止焉

後漢鉞期潁川邠人也光武畧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畧  
功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  
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

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趕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  
攻之得出位至衛尉卒

蓋延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  
後為虎牙將軍封安平侯復拜左馮翊薨於位

朱暉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  
間奔入宛城道遇羣賊白刃劫諸婦女畧奪衣物昆弟  
賓客皆惶迫伏地莫敢動暉拔劍前曰財物皆可取耳  
諸母衣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壯其志笑

曰童子內刀遂捨之而去後位為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卒

彭脩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指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楊政字文行京兆人嘗過揚虛侯馬武武稱疾見政去對柩邊牀卧欲令政拜牀下政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

武恨語言不悻政把武手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臣  
不思求賢助國而驕天下英俊今日動者刀入脅左右  
大驚以為見劫操兵滿側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  
武令為朋友其剛果勇敢皆此類也官至左中郎將

五孚字德瑜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  
人

孫堪以節介氣勇自許王莽末兵革竝起宗族老弱在  
營保間堪嘗力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及宗族賴之

郡中咸服其義勇位至侍中騎都尉

牛邯字孺卿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邊陲

魏臧霸字宣高泰山人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所欲殺太守怒收戒詣府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人於南山中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繇是以勇壯聞後為執金吾位特進

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董卓為都尉卓每以布自衛布嘗小失於卓拔戟擲之布趨捷得免布繇是陰怨於卓

布後應王允於門刺殺卓卓將李傕等阻兵布自南陽  
從袁術自術又投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嘗御良馬號  
赤兔能馳城飛壘遂突張燕軍陣一日或至三四皆斬  
首而出遂破燕軍

許褚字仲康長八尺大十圍勇力絕人太祖初見曰此  
樊噲也即日拜都尉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  
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



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  
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  
人已畧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  
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畧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  
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煮噉之用活  
何為乃攘臂結袖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共  
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殺四五人賊走復相合  
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

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持客南陽

劉曄淮南成德人也漢末揚土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

欲驅畧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使倡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為論事勢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賫牛酒來候使者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寶內晏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

為亂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為主終於大中大夫

夏侯稱淵之子也年十六淵與之田見奔虎稱驅馬逐之禁之不可一箭而倒名聞太祖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寒家為人麓畧有武勇善騎射為南縣吏受使不辭難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其前

文倣小名鴛揚州刺史欽之子也欽之舉兵大將軍司馬景王致兵討之將戰欽引退鴛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倣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

明倣退欽亦引還

一云鴛年十八勇冠三軍

吳劉繇年十九從父曄為賊所劫質繇奪取以歸繇是顯名

太史慈字子義與揚州刺史劉繇同郡慈自遼東還未

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  
以慈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  
因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  
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  
掣得慈頂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竝各來  
赴於是解散

徐盛字文嚮瑯琊營人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統  
事以為別部司馬後為安東將軍封蕪湖侯

晉吾彥初為小將給吳大司馬陸抗抗奇其勇畧將拔  
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  
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  
乃擢用焉終於大長秋

庾東以勇力聞武帝時有西域健胡趨捷無敵晉人莫  
敢與較帝募勇士唯東應選遂撲殺之名震殊俗

司馬勲字偉長年十餘歲愍帝末長安陷劉曜將令狐  
泥養為子及壯便弓馬能左右射咸和六年自關右還

自列云是大長秋恂之玄孫冠軍將軍濟南惠王遂之  
曾孫畧陽太守瓘之子遂拜謁者僕射以勇聞

周訪參元帝鎮東軍謀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  
吏誤收訪訪奮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於帝帝  
不之罪

段文鴛匹磾弟也在厭次會石虎縱騎抄城左右文鴛  
登城臨見不勝其勇欲出擊胡匹磾疑有伏不聽出民  
大為胡所殺掠文鴛單將壯士數十騎出擊胡所殺甚



多胡騎退文鴛追躡匹磾率步卒繼文鴛胡伏騎起匹  
磾文鴛力戰殺胡數十文鴛還

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  
二盜俱墮故殷浩委以軍鋒焉

杜曾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為新野王叡鎮  
南參軍歷華容令至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

桓石虔小字鎮惡有才幹趨捷絕倫從父在荊州於獵  
圍中見猛獸被數箭而伏諸督將素知其勇戲令拔箭

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獸跳石虔亦跳高於猛獸復拔一箭以歸

劉牢之字道堅曾祖羲以善射事武帝歷北地鴈門太守父建有武幹為征虜將軍牢之世以壯勇稱後為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卒

趙伯舒誘之弟也誘為王敦叅軍距杜曾弟五猗與子龔俱戰死伯舒龔之弟也王敦使周訪擊杜曾伯舒請從行訪憚曾之強欲先以伯舒餌曾使其既疲而後擊

之伯舒多臬首級

王機長沙人美姿儀倣僕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衆擊破之

楊孜敬為人剽銳果於行事昔與從兄佺期勸殷仲堪殺殷顛仲堪不從孜敬拔刃而起欲自出取之仲堪苦禁乃止

後蜀李流字互通特第四弟少好學使弓馬東羗校尉何攀稱流有貴育之勇衆為東羗督

胡盛之為長沙王儀欣鎮軍叅軍督護討叔譙郡縣西  
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椿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十八

級

蒯恩蘭陵人高祖征孫恩縣使伐馬葛恩嘗負大東魚  
倍餘人每捨葛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柰何充馬  
士高祖聞之即給噐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嘗為先登多  
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終於司馬將軍臨淮太守  
丁旡驍勇有氣力高祖之殺諸葛長民使旡拉殺之時

人為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昨

沈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繇是以勇聞後為侍中太尉

柳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後位至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

宗慤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位至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後官至東徐

州刺史

沈攸之為郢州刺史聞虎輒自圍捕徃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

焦度為青州刺史顏師伯輔國參軍師伯啟孝武稱度氣力弓馬竝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真健物也為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為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為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嘗自跳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中為寇

朝廷聞其勇甚憂之使州刺史王景文誘降焉

王宜興吳興人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為叔  
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

南齊崔恭祖惠景宗人也驍果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  
軍陣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屬魏軍至僧靜應募出戰單刀直  
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脫衣口銜三頭  
拍浮而還位至征虜將軍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

卒

周奉叔持節軍士盤龍子也建元三年魏人圍角城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筋馳馬奮稍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虜素畏盤龍驍名即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攬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形



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初隨武帝起義為郡兵  
追急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  
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四十餘人相結  
破獄出武帝郡兵追急康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  
陷陣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  
畫其形狀於寺中病瘡者寫其形帖着床壁無不立愈  
後為驍騎將軍卒

梁羊鴉仁字孝穆大山鉅平人少驍果有膽力率兄弟自魏歸國位至北司州刺史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欣之為徐州刺史遣景宗出州以足馬將數人於道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仍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敗走因是以膽勇知名

馮道根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為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為蠻困道根救之足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

多道班以免繇是知名

陳伯之幼有膂力嘗援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討嘗將自隨終於大中大夫

柳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官至扶風太守

杜翦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散騎常侍江州刺史

杜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位至西荊州刺史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人少勇決有武幹

羊鷓字子鵬都官尚書侃之子侯景敗鷓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寢鷓語海師向京口至湖豆州景覺鷓拔刀叱海師景透水鷓斫之景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鷓刺殺之世祖以鷓為青州刺史封昌國侯錢五百萬米五千石

陳周鐵虎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為臨蒸令及王僧辨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辨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

未減何以殺壯士僧辨竒其言乃宥之後為散騎常侍  
嚴威將軍太子左衛卒

程靈洗新安海寧人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三百餘里便  
騎善射梁末又海寧黜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累多盜  
賊郡縣苦之靈洗素為鄉里所畏服前守長常使召募少  
年逐捕劫盜位至安西將軍

程文季靈洗子也幼習騎射多幹畧果決有父風弱冠  
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後為安遠將軍譙州刺史

杜僧明字宏焰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  
位至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

蕭摩訶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  
卒其姊夫蔡路養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  
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  
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於侯  
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  
徽引齊兵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

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間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後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

周迪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強弩以弋獵為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官至安南將軍後魏長孫觀少以壯勇知名

魯秀小字天念爽弟也頗有意畧才力過爽太武以克宿衛甚知待之高梁王阿叔泥為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太武自率大衆繼其後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

呂羅漢弱冠以武幹知名父溫之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於鎮將元意頭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搗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與諸



騎策厓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  
八人難當大驚乃引還仇池後拜內都大官卒

來大千驍果善騎射邊中散至於朝賀之日大千嘗着  
御鎧盤馬殿庭莫不歎異嘗從太宗獵見虎在高巖上  
大千持稍直前刺之應手而死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  
少以勇壯聞後為左衛將軍卒

乙瓌代人也便弓馬善騎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數從

征伐後為侍中征東將軍定州刺史卒

爾朱兆字萬仁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後為都督十州諸軍事襲并州刺史

李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疾灸療艾炷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後為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

尉眷太宗時執事左右為太官令時侍臣受斤亡入蠕蠕詔眷追之遂至虜庭大檀問其故眷曰受斤負罪天

子逃刑在此不時執送是以來取眷遂擒受斤於大檀  
前左右救之乃免繇是以驍烈聞遷司衛監

江文遙少有大度輕財好士士多歸之夏侯道遷之圖  
陽虛珍也文遙奮劍請行遂手斬虛珍

後周夏莫陳崇武川人少驍勇善馳射隨賀拔嶽征討  
以功除建威將軍位至大司徒

耿豪少麓獷有武藝好以氣凌人賀拔嶽西征引為帳  
內嶽被害歸太祖以武勇見知後為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

賀若敦東魏潁川長史統之子從其父歸太祖時羣盜蜂起各據山谷太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統敦挺身赴戰手斬七八人賊乃退走終於忠州刺史

泉仲遵雒州都督企之次子少謹實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雒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棒杖捍之遂為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

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

隋虞慶則靈武太守祥之子幼雄毅性倣儻身長八尺有膽氣善解甲語身被重鎧帶兩鞬左右馳射本州豪俠皆敬憚之後以右武侯大將軍出為桂州道行軍總管

張奩字文懿自云清河人家於淮陰好讀兵書尤便刀楯周世鄉人郭子異密引陳寇奩父雙欲率子弟擊之猶豫未決奩贊成其謀竟以破賊繇是以勇決知名起

家州主簿

史萬歲以坐事除名配燉煌為戍卒戍主甚驍武每單  
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尅獲突厥無眾寡莫之  
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  
武用戍主試令馳射甚工戍主笑曰小人安可萬歲請  
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  
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後為河州刺史行軍總

管

麥鐵杖陳亡後徙居清流縣遇江東反楊素遣鐵杖頭  
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賊中消息具知還報後復更往為  
賊所擒逆帥李陵遣兵仗三十人衛之縛送高智惠行  
至凌亭衛者憇息哀其餒解手以給其餐鐵杖取賊刀  
亂斬衛者殺之皆盡悉割其鼻懷之以歸素大奇之後  
位至右屯衛大將軍

梁默者梁士彥之蒼頭驍武絕人士彥每從征伐常與  
陷陣

唐杜伏威隋末僭稱將軍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八千討之稜不敢戰伏威遣遺稜婦人以激怒之并致書號為陳姥稜大怒悉兵而至伏威逆拒自出陣前挑戰稜部將射中其額伏威怒指之曰不殺汝我終不拔箭遂馳之稜部將走奔其陣伏威因入稜陣大呼衝擊所向披靡獲所射者使其拔箭然後斬之攜其首復入稜軍奮擊殺數十人稜陣大潰僅以身免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隋大業末與兄師利聚兵於



岐雍間有衆一萬保故郿城百姓多附之羣盜不敢入境

李藝性桀黠剛愎不仁勇於攻戰

薛仁果舉之長子多力善騎射勇烈過人舉軍中號為萬人敵後為太宗所誅

盧祖尚隋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郡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

錢九隴有膂力趨捷善騎射隋大業中嘗從高祖以驍

勇見稱官至監門大將軍

高開道渤海人少而驍捷隋大業末賊帥格謙擁衆於  
豆子航開道歸之禮遇甚薄會謙為隋師所圍左右分  
散無救之者開道獨身決戰殺十餘人隋師披靡謙乃  
獲免於是始重開道為幽州總管

公孫武達少有膂力嘗遇賊盡劫其衣物仍逼武達索  
靴武達授足與之賊俯就引靴武達毆之死於手下以  
其兵仗禦餘寇獲免繇是以壯勇知名官至武衛大將

軍

蘇定方冀州武邑人父邕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五餘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破賊帥張金秤於郡南手斬金秤又破陽公郡於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公卿僅以身免繇是外盜不敢入界鄉黨賴之官至武衛大將軍

李勣隋大業中說韋城人翟讓劫公私船物兵衆大振

隋遣齊郡通守張須陁率師二萬討之勳與戰斬張須陁於陣後位至司空

薛萬均河東汾陰人善射有武畧拳勇絕人後官至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為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懾伏仁貴遂知名官至右領軍衛大將軍檢校

代州都督

李敬業者司空英國公勳之孫少嘗從祖征討以驍勇聞後左授柳州司馬以叛逆誅

程務挺雒州人右驍衛將軍振之子少嘗隨父征討以勇力聞位至左衛武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

高子貢和州歷陽人屬徐敬業構逆侵逼和州子貢率其鄉曲子弟以禦之繇是賊不敢侵

姚令言河中人少勇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

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

李祐本蔡將也驍勇過人每行營當陣敵官軍皆深憚之

後唐傅彥饒少驍勇能騎射天祐十五年冬莊宗與梁軍大戰於胡柳陂時彥饒與弟彥圖俱從其父血戰有功莊宗壯之因用為騎將

高行珪燕人將家子家世勇悍後為安州節度使

晉翟璋好勇多力時目為大蟲即癡虎之稱也位至左

羽林統軍

張郎唐昭宗末徐方亂盜賊蜂起剽劫鄉郡郎聚少年數百人固護親族隣里賴其保全者甚衆終於光祿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

張協臨黃縣書生也天福九年協自募召勇敢之士五十餘人詣行宮請為遊兵捉生偵邏帝嘉之賜以戎服遣殿直王巒俱往時擒索虜致於行在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有勇力籍本軍為赤

甲都官健

梁將葛從周鎮其地為爪牙後為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漢馮萬少從軍善水游唐莊宗與梁軍對壘胡柳之役  
莊宗自濮州至潘張立河南北寨會莊宗入至太原梁  
軍水陸齊進攻南寨於寨北河流聯戰艦以絕援路晝  
夜攻城者三日寨將失延賞告急莊宗自太宗迴便趨  
寨隔河望敵無如之何乃召人能水游破賊者馮萬兄  
弟應募言可通南寨遂潛行入南寨往來者三又助燒



船汴軍斫船走解圍自是收為水軍小校位至上將軍  
周安懷盛沙陀三部落之種也事太祖以驍勇聞

于釗元城人也以強勇稱於河朔間

趙暉代家天水近世徙居於魏故今為郡人焉暉生於  
貧賤弱冠習武以挽強稱唐莊宗之戰河朔也廣募驍  
雄以備征伐始隸於莊宗帳前與大梁兵凡經百餘戰  
摧堅陷陣名出行伍間後為太子太師致仕

李懷忠初事後唐莊宗赴援夾城之役懷忠率先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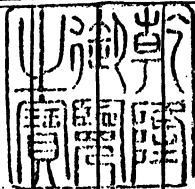
轉鬪其衆大敗後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史彥超雲州人也性驍獷有膽氣官至華州節度使

白延遇太原人也幼畜於晉高祖之公宮年十三從晉  
祖伐蜀以趨悍見稱終於同州節度使

仇超顯德中以廂軍從太祖巡按賊壘張彥超設虎落  
以護城宣諭諸州廂軍內果敢之士能拔去鹿角者超  
仗一大斧伐鹿角而徑登為賊守陴者傷三指而下太  
祖獎其勇健解其甲鎧唯衣一積鼻賜以錦袍超謝之

攜斧又登賊壘芟夷懸幢之類而旋太祖擢之在控鶴  
官之列間日思其驍果宣問願陳力之所趨曰父嘗任  
倉州捉生都頭苟得之平生之願畢矣於是補是職焉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球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膳錄監生臣張德壽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八

宋王欽若等撰

總錄部

任俠

荀悅有言曰立氣作威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  
俠自成周之衰諸侯力攻至於七國專任權譎所戰非  
義所恃惟險固凌弱暴寡飾詐尚變四民之業不專三  
游之術交薦由是徇名之士豪舉之徒發憤以刷國恥

結盟以復私怨感慨歸死終然不奪當此之際豈徒嚴  
憚士衆固亦震變景緯非夫勇厲剛果精神貫徹孰能  
若是乎秦滅漢興餘風未殄乃有聲流淮楚氣蓋關中  
折節締交輕財重諾觀其趨急濟厄損已不伐而恩不  
望報名高於世茲所謂以怨報怨捨生取義者與魏晉以  
下訖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挺絕異之姿懷君子之行  
又豈特搢腕瞑目悲歌慷慨使酒睚眦雜處屠博不護  
細行者哉

魯曹沫以勇力事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為魯將與齊戰  
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  
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  
沫執匕首劫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  
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今魯城壞即壓  
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  
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  
鼻政者軹深井里人殺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

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隙嚴仲子恐誅  
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  
也避讐言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觴

一作賜

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

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

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  
脆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屏人因  
為聶政言曰臣有讐言而游行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



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粗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

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  
僻之人而政獨安得默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徒以老  
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  
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  
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讐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  
仲子具告曰臣之讐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  
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  
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為足下輔翼者聶

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一作難豈不殆哉

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

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

俠累

韓烈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燕中哀侯

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破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

唐且楚人也初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君田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悅安陵君因使唐且使於秦秦王謂唐且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易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歟唐且對曰否不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

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拂然怒謂唐且曰  
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且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  
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且曰大王嘗聞布衣  
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唐  
且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  
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  
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  
休烈隆於古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

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喻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侯嬴為夷門監魏公子無忌以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時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

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必移兵擊之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魏公子乃盜晉鄙兵符  
將奪其軍以救趙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  
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  
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  
也公子曰晉鄙嘖咷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  
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

刃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頸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騎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



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  
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荆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亦謂  
之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嘗游過  
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  
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  
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  
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

鄆魯勾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勾踐怒而叱之荆軻默而  
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  
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  
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  
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飲酒之人然其為人沉  
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納之燕燕  
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  
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

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  
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  
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  
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  
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  
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  
隴蜀之山左闕鞞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  
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

怨欲批

白結切

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請入圖之居有

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  
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  
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為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  
不遠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  
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  
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  
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于天下歸身於丹

丹終不以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卽奴是固  
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而求安  
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  
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  
必無事矣且以雕鷲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  
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  
傅而得交於田光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  
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馮太

子逢迎却行為導跪而蔽席

蔽一作撥  
一作拔

田光坐定左右

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

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駕

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

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

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

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

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

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

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  
大事之謀也今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  
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  
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  
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  
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  
臨趙王翦將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  
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



計舉國不足以當秦其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  
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規以重利秦王貪其  
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  
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間諸侯得合從其  
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荆卿留意焉  
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任使太子  
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卿為上卿舍上

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大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  
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  
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其地進兵北畧地至燕南界太子  
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  
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  
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  
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方城縣有督亢  
亭膏腴之地奉獻  
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夫樊將軍

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  
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  
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  
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  
之嘗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  
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  
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  
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胸

搃張鷟切  
一作抗

然則將軍之

讐言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哉樊於期偏袒

搯腕

一作挽

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

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

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

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

徐一作陳

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

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

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

立死也

乃為裝遣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

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

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  
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  
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  
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  
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  
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為歌曰風蕭蕭兮  
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

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於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惟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陞秦

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番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帽願大王少假借之使  
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  
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  
右手持匕首搃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  
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豎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  
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  
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

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王遂拔劍以擊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前殺軻



高漸離與荆軻為友軻死燕滅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

匿作宋子

縣名也今屬鉅鹿

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

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

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其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

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

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

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互以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

為客

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睢海各切其目使擊筑未

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

舉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

侯之人

項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

言皆不及也每有大徭役及喪梁嘗主辦

漢臺孺壹之子也壹始皇末墜樓煩為任俠州郡歌

之

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

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有德

於人而不自美也  
飲沒也謂不稱顯

諸所嘗施惟恐見之賑人不贍先從

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車

輶  
稅

也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

終身不見自闕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田仲楚人以俠聞父事朱家自以為行弗及

張良字子房韓人大父開地父平皆為韓相良少未嘗

事韓破良求刺客為韓報讐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

地名在陽武南狼音浪

良與客狙擊

狙與覷同音謂密伺之

誤中副車

謂後乘也

求賊急甚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後封留侯

季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後至東河守

季心布弟也氣聞關中過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

爭為死嘗殺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

爰絲盜字言以兄長之禮

事也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

中尉之司馬

中尉郵都

不敢加禮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詐自稱為心之賓客徒黨也

樂布為燕相至將軍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願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

田叔為人廉喜任俠

喜好也

游諸公後至魯相

劇孟雒陽人周人以商賈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

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

至河南得劇孟喜

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已語終辭

天

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遠方送喪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

袁盎為楚相免官家居與閭里鬪雞走犬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所謂盜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車千餘此亦有過人者

王孟符離人以俠稱江淮之間

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矚

氏陳周膚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比屬其後代

諸白梁韓母辟陽翟薛况陝寒孺紛紛復出焉

代郡白姓非一

家也故稱諸馬梁國人姓韓名母辟陽翟屬川陝即今陝也陝縣也薛况寒孺皆人姓名也

灌夫累官至太僕徙燕相坐法去官為人剛直使酒

使酒

因酒而使氣也

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

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鈞

右尊也左卑也鈞等也

稠人廣衆薦

寵下輩

稠多也下輩下等之人也每於人衆之中故寵薦也

士亦以此多之夫不

好文學喜任俠已然諾

巴心也謂一言  
許人必信之也

諸所與交通無

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

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潁川

汲黯為九卿後卒於淮陽相好游俠任氣節行修潔衛  
人仕者皆嚴憚黯出其下

鄭當時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

梁孝王將楚  
相之弟也

聲聞梁楚間後累遷為大司農

朱安世陽陵大俠詔捕不能得丞相公孫賀子敬聲罪



發繫獄賀請捕安世贖罪帝許之安世曰丞相禍及宗  
矣獄中上書告敬聲呪詛等罪賀遂父子死獄中

郭解父任俠孝武時誅死解為人靜悍

性清靜而勇悍

不飲酒

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藉友報讎

藉謂借助

也藏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塚不可勝數適有天幸

窘急嘗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以德報怨  
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既以振人之命不矜  
其功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

心本猶言本心也如故益

言如舊不改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讐言不使知也解姊

子負解之勢

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酬非其任強灌之

盡爵

曰酬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強灌之故怨怨也

人怒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

曰以翁伯待人殺吾子賊不得

翁伯解字也

棄其尸道旁弗

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

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

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人皆避有一人獨箕

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

吾德不修也彼何臯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

更時脫之

踐更為踐更之  
平也脫免也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

直當也次

常為更也

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者廼肉袒謝臯少年

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有人讐者邑中賢豪居間以

終數不聽

居中間為道地和  
解之而不見許也

客廼見解解夜見讐家讐

家曲聽

曲屈從  
其言

解謂讐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間多不

聽今子幸而聽之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廼

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毋庸待我去令雒陽豪居間廼聽

庸用也且無用休待雒陽  
豪更言之方從其言也

解為人短小恭儉出未嘗有

騎不敢乘車入其縣庭之旁郡國為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此

嚴重之爭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豪夜半過門嘗十

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

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  
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者多歸

解故夜將軍來迎取  
其人居上而養之

及徙豪茂陵也解負不中訾

中充  
也言

訾財不充合  
徙之數也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

中徙帝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解徙

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揚季王子為縣掾舉徙解解  
兄子斷揚掾頭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  
交驩邑人又殺揚季王季王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帝  
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籍少  
翁素不知解因出關籍少翁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  
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翁少翁自殺口絕久之  
乃得解窮治所犯為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  
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

聞之殺此生斷其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  
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辜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  
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辜甚於解殺  
之當大逆無道

當謂處  
斷其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極衆而

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  
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倪長卿東陽陳君孺  
雖為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

據京師而言指其東  
西南北謂也姓他名

羽字公子南陽趙調之徒盜跖而居民間者耳烏足道哉此

乃鄉者朱家所羞也

王林卿邛成太后外家為侍中通輕俠傾京師坐法免  
賓客愈盛

甯成為內史抵罪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  
萬安可比人乎乃貫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  
千家數年產至千金為任俠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為姦

椎殺人而埋之

後至中尉

朱雲字子游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讐後至槐里令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少

年捕搏敢行

好賓客及少年而追捕擊搏無所避也

稍遷為功曹伉俠好

交

伉健也

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

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感以公卿子著才知名博皆友

之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官者薦舉之欲報讐怨

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

是敗後至丞相自殺



睢孟魯國番人少時游俠鬪雞走狗長乃變節後至符節令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為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巡甚懼其後京兆不復從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得顯權力門車嘗接轂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勢免官徙歸故郡顯貲巨萬當去留床席器物數百萬直欲以與章章

不受賓客問其故章歎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  
家破不能有以安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耶諸公  
以是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  
及箭張回作箭者姓  
張名回酒市趙君都賈子光酒市  
中人皆長安  
名豪報讐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  
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不相經  
過也惟護盡

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交長者尤

見親而敬衆以是服為人短小精辨議論嘗依名節聽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二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侯治喪樓君卿後至天水太守

原涉字巨先為谷口令時年二十餘自劾去官少顯名京師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歸慕之涉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在所閭里盡滿以奴斫傷屠者亡為茂陵令尹公所辱初涉與新豐富人初太

伯為友太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為縣門下掾說  
尹公曰君以守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  
歸為府吏涉刺客如雲殺人皆不知主名可為寒心涉  
治冢舍奢僭踰制臯惡暴著主上知之今為君計莫若  
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君必得真令如此亦不敢怨  
矣尹公如其計莽果以為真令涉由此怨王游公選賓  
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母即初太伯母  
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初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

斷兩頭去

殺游公及其父

涉性畧似郭解外温仁謙遜而內隱

隱匿具情也

好殺睚眦於塵中獨死者甚多

陳遵杜陵人也為郁夷令以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侯

近臣貴戚皆貴重之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惟恐

在後

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入門

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

坐

辛次兄與平帝從舅衛子伯相善

次兄其名也

兩人俱游俠

賓客甚多

孫建為王莽強弩將軍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  
叔不能得漕中叔素善建莽疑建匿藏之以問建建曰  
臣素善之誅臣足以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建  
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以俠聞於世

戴良曾祖父遵平帝時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  
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嘗三四百人時人語曰關  
東大豪戴子高

後漢馬援嘗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

遂役屬數百家

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宿  
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為牧師今是時凡

員為護苑使者故  
人賓客皆依援

後至伏波將軍

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太守耿况甚重之王莽敗更  
始立使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恂從耿况迎使  
者於界上况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  
見使者就請之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  
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

未宣使君建節御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始至上谷而先墮誠信沮向化之心生離畔之隙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且耿府君在上谷久為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更生亂為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恟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况至恟進取印綬帶况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况受而歸

竇融王莽居攝中為強弩將軍司馬

強弩將軍即莽明義侯王俊

東



擊翟義還攻槐里

槐里趙明霍鴻等兵起以應翟義王邑等破義還合軍擊明鴻等滅之融

時隨其軍也

以軍功封建武男

東觀記續漢書並云寧武男

女弟為大司

空王邑小妻家長安中出入貴戚連結閭里豪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兄養弱弟內修行義

蓋延漁陽人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邊俗尚勇力而延以氣聞後至虎牙將軍左馮翊

蔡遵嘗為吏部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後至征虜將軍

郅惲汝南西平人也其友董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殘害子張病因將終惲往候張張視惲歔歔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長短而痛二父讐不復也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張張喜氣因絕惲見令以狀自首令應之遲趨出詣獄令跣追之不及即自入獄謝惲拔刀自嚮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不以死明心乎惲遂出後至長沙太守

楊政京兆人也嘗詣揚虛侯馬武武難見政稱疾不為

起政入戶徑升牀排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  
輔不思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之道  
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皆大驚以為見劫  
操兵滿室政顏色自若會信陽侯至責數武令為交友其  
剛果任情皆如此也後至左中郎將

王渙少好俠尚氣力數通輕剽少年晚而改節官至兗  
州刺史

段紀明少便習弓馬尚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

後至太尉

鄭太少有才畧靈帝末知天下將亂陰結交豪俠家富  
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嘗不足名聞山東時董卓遷都  
長安天下饑亂士大夫多不得其命而太豪有餘資日  
引賓客高會倡樂所贍救者甚衆後至侍御史

袁術少以俠氣聞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改行折節  
仕至監軍

袁紹壯健好結交梁冀以下莫不善之後至大將軍冀

州刺史

劉梁以俠氣聞

董卓性麁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為殺耕牛與共宴樂豪帥感其意歸相劫得雜畜千餘頭以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

陳宮字公臺剛直烈壯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後叛曹公從呂布布敗誅死

王康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少以任俠聞後為河內太守

周暉大司農忠之子也前為雒陽人去官歸兄弟好賓客雄江淮間出入從車嘗百餘乘及獻帝初暉聞京師不安來效忠董卓聞而惡之使兵劫殺其兄弟

何顯與袁紹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顯嘗歲再三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顯未嘗造術術深恨之

後辟司空府

魏夏侯稱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會氣陵一坐辯士不能屈世之高名者多從之游年十八卒

張邈字孟卓少以俠聞賑窮救急傾家無愛士多歸之後至陳留太守

夏侯惇字元讓年十四就師學人有辱其師者惇殺之由是以烈氣聞後至大將軍

典韋形貌魁梧膂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邑劉氏與睢

陽李永為警章為報之永為富春長備衛甚謹章乘車載雞酒偽為候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為豪傑所識後為校尉

臧霸字宣高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



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後至執金吾特進

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嘗以報讎解怨  
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

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尉徐揖誅郡中強族黃氏時黃其  
名得脫在外乃以黃昂家粟金數斛募衆得千餘人以

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  
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  
郡合勢昂怨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

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  
使齋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讐遂單騎入南羗中合衆  
得千騎從樂浪南山中出詣趨郡城未到三十里皆令  
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  
遂破散昂獨走出羗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  
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慚謝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  
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興復黃  
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至即拜駙馬都

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嚴幹字公仲李義字孝懿皆馮翊東縣人舊無冠族故二人並單家其器性皆厚重當中平末同年二十餘幹好擊劍義好辨護喪事馮翊甲族桓田吉郭及故侍中鄭文信等頗以其各有器實共紀識之

蜀徐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廛莫敢

識者而黨伍共篡解之得脫後仕魏至右中郎將御史  
中丞

吳孫堅為下邳丞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嘗數百  
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

魯肅體貌魁竒少有壯節好為竒計天下將亂乃學擊  
劍騎射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  
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至橫江  
將軍

甘寧字興霸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  
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朶帶鈴民間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  
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先道路住止嘗以  
繡錦維舟去或  
割棄以示奢也 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  
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後至折衝將軍

呂蒙年十五六竊随姊夫鄧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  
不能止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  
欲以肉餒虎耳他日與蒙會又唾辱之蒙大怒引刀殺

吏出走逃匿于鄭長家出因校尉袁雄自首承間為言  
孫策召見竒之引置左右後至南郡太守

晉王濟性豪侈和嶠性至貪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  
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時王愷  
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馭嘗瑩其蹄角濟請以錢  
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  
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  
去後至侍中

裴秀有雋才性豪俠有氣節弱冠得美名後至司空

李乾有雄氣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

裴憲二子挹鼓竝以文才知名鼓仕季龍為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挹鼓俱豪俠耽酒好臧否人物

王敦字處仲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敦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閣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

馬後至大將軍

祖逖字士稚范陽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扶風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修義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周貧乏鄉黨親族以是重之後至豫州刺史戴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游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雒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麾同



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遥謂之曰  
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刼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  
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後至驃騎將軍

周嵩字仲智狷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後至御史中丞  
素耽字彥道少有才氣倣儻不羈為士類所稱桓温少  
時游於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  
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畧無難色遂變  
服懷布帽随温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

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辨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就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若此後至歷陽太守

李庠性任俠好濟人之難州黨爭附之與六郡流人避難梁益道路有飢病者庠嘗營護隱恤賑施窮乏大收衆心

馮素弗跋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羣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濟異焉曰撥

亂才也惟交結時豪為務不以產業經懷當時俠士莫不歸之

宋孟龍符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

何邁素豪俠好聚劍客出入行遊從者塞路

薛廣安都父也河東汾陰人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廣為宗豪

宗慤字元幹炳兄之子也炳素高節諸子羣從幼好學

而怒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

南齊劉懷珍為直閣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戶殷積啟  
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  
數千人

梁鄧元起當陽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  
陳周照少豪任俠氣有將帥才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為郡豪族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  
膽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有任氣

者咸歸之

高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並  
宗奇之後從平陽王顥討蠕蠕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存  
浮沉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識者高之後為北州大  
都督

李瑞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名強當世  
劉僧利輕財通俠甚得鄉情高祖幸徐州引見善之拜  
徐州別駕

薛安都字體達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廡遠近交游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牣其庭

裴慶孫任俠有氣鄉曲壯士及好事者多相附撫養成有恩紀

陽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

李業興性豪俠重意氣人有急難委之歸命便能容匿

與其好合傾身無憾若有相乖忤便即疵毀乃至聲色  
加以謗罵

慕容儼少任俠交通輕薄遨遊京雒間

薛循義字公讓性姦俠輕財重氣招結豪猾時有急難  
相奔投者多能容匿之

堯雄上黨長子人驍果善騎射輕財尚氣為時輩所重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佃僮不拘小節及  
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嘗使僮僕屠酤為事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為郡姓曇朗跣地不羈有髻  
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時少年據豐城縣為柵架賊劫  
盜多附之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為郡異姓善自居處言語醜籍  
為鄉里雄豪多聚惡少

後魏李元忠以葛榮起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榭  
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

李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開鑿魚



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家宗主

北齊張保雒代人也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

宋游道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為司州細紀

高昂與兄乾數為劫掠州縣莫能窮治招聚劍客家資傾盡鄉里畏之無敢違忤父翼嘗謂人曰此兒不滅我

族當大吾門不直為州豪也昂初以豪家立名為之羽翼者呼延族劉貴珍劉長仗東方老劉士榮成五韓願生劉桃棒隨其建義者李希光劉叔宗劉孟和並仕官顯達

孟和名協浮陽饒安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眾附昂兄弟遙應之及靈助敗昂乃據冀州孟和為其致力

封子繡外貌儒雅而俠氣難忤司空婁定遠子繡兄之

壻也為瀛州刺史子繡在渤海定遠過之對妻及諸女子謙集言戲微有褻慢子繡大怒鳴鼓集眾將攻俄頃兵至數千馬將千匹定遠乞免拜謝久乃釋之

高乾性明悟俊偉有智畧美音容進止都雅少時游俠數犯公私長而修改輕財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

李景遺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聚亡命共為劫盜鄉里每患之永安末其兄南鉅鹿太守無為以贓罪為御史所劾禁於州獄景遺率左右十餘騎詐稱臺使徑入州城

劫無為而出之州軍追討竟不能制由是以俠聞

盧宗道性麓率任俠行南營州刺史嘗於晉陽置酒賓  
游滿坐中書舍人馬士達因愛其彈箜篌女妓云手甚  
纖素宗道即以此婢遺士達士達固辭宗道便命家人  
將解其腕士達不得已而受之

李愬字魔憐形貌魁傑見異於時少有大志年四十猶  
不仕州郡惟招致姦俠以為徒侶

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

敬顯雋字孝英少英俠有節操交結豪傑為羽林監  
平鑿燕郡薊人雖崇儒業而有豪俠氣孝昌末盜賊蜂  
起見天下將亂乃之雒陽與慕容儼以容騎馬為業鑿性  
巧夜則糊書以供衣食謂其宗親曰運有汙隆亂極則  
治并州戎馬之城爾朱王命世之雄俠烈建旗奉辭問  
罪勞忠竭力今也其時遂相率奔爾朱榮於晉陽因陳  
靖亂安民之策榮大奇之即署叅軍前鋒從平鞏密  
金祚字神敬性驍雄尚氣俠魏正光中隴右賊起詔雍

州刺史元猛討之召募良家以為軍導祚應選有功  
後周韋祐字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  
輕猾亡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終不  
改其操

隋梁士彥字相如少任俠不仕州郡性剛果喜正人之  
是非好讀兵書頗涉經史

沈光少驍捷善戲馬為天下之最畧綜書記微有詞藻  
嘗慕立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父兄並以庸書為事

光獨跣弛交通輕俠為京師患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  
遺助以養親每致甘旨美衣未嘗困匱

周羅睺九江人也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  
聚亡命陰習兵書從祖景彥誠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  
縱難以保家若不喪身必將滅吾族羅睺不改陳宣帝  
時以軍功授開遠將軍句容令

李密問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產調贍親故養客  
禮賢無所愛怯與楊元感為刎頸之交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藏亡匿死吏不敢過門

陳政個儻有文武大畧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政才氣  
數從之遊

乞伏惠少慷慨有大節便弓馬好鷹犬

麥鐵杖性疎誕使酒好交遊重信義每以漁獵為事不  
治產業

唐劉弘基少落拓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為右勳  
衛大業末嘗從煬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汾陰



度以後期當斬計無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跡吏捕之  
繫於縣獄歲餘竟以贖論事解亡命盜馬以供衣食

丘和少便弓馬重氣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貴賤皆  
愛之

盛彥師者頗有學識少任俠交結英豪

盧祖尚少以俠氣聞家富於財周濟窮乏無所愛怯由  
是為州里所歸

張瑾善弓馬有膂力少以豪俠聞

唐憲祖初仕隋為東宮左勳衛及太子廢罷歸鄉里不  
拘操行好畋獵從博徒遊藏亡匿死交通輕俠

牛進達濮州雷澤人少嘗穿窬為盜而藏亡匿死號為  
輕俠隋末代翟讓為驃騎與秦叔寶程知節吳黑闥相  
友善

郭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  
後掠賣所倍十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  
召見與語甚奇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連封令其將

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稱少成竟不能侵軼乃南掠  
蘄黃等州

崔造建中末為建州刺史涇原兵叛造聞難作馳檄鄰  
州請齊舉兵遂調撥所部得二千人抗表上聞朝廷嘉  
之及京師收復詔徵造至藍田自以源休之甥上疏請  
罪不赦即赴闕德宗以為有禮優詔慰勉拜吏部侍郎  
李紆建中末為同州刺史德宗幸梁州紆亦棄州詣行  
在拜兵部侍郎

高承簡貞元中為宋州刺史時汴州反逐其帥因以部將李宥行帥事宥遣其將持記責宋州官私財物承簡執而囚之自是汴吏來輒繫之一日并出斬於衙門之外威震郡中及宥兵大至宋州凡三城賊已陷南城承簡保北兩城以拒凡十餘戰會徐州救兵至宥為汴將李質執之傳至京師兵圍宋者即遁去承簡拜簡校左散騎常侍充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崔從憲元和初為興元推官知邛州事劉闢竊據西川

以兵逼從歸府從憲卒設備以一郡抗禦之

杜愾懿宗咸通末為泗州刺史時桂林戍卒龐勛等為亂擁衆還徐至泗州急攻之遣牙將李員入城見愾曰留後知中丞名族不敢令軍士失禮但開城門令百姓存活無相疑也愾執而殺之

後唐張憲莊宗同光末為太原尹時趙在禮入魏州憲家屬在魏關東做擾在禮善待其家遣人賫書至太原誘憲憲斬其使書不發函而奏

王思同明宗長興末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潞王鎮鳳  
翔與之隣境及潞王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郿諸帥  
言賊臣亂政陳已所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  
以五絃謁思同思同執十送京師

楊炎少好讀書有文詞豪俠尚氣

李景儉踈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之日知名之士咸  
惜之

後唐錢鏐杭州臨安縣人杭之著姓門無任官鏐少權

勇有謀性任俠以解讐報怨為事

晉李周任俠自負屬河朔羣盜充斥南北交兵行旅無  
援者不敢出郡邑有士人盧岳家於太原携妻子囊橐  
寓於逆旅進退無所保惟與所親相對流涕周憫之請  
援送以歸行經西山中有賊夜於林麓間俟之射盧岳  
中其馬周大呼曰爾為誰耶賊聞其聲相謂曰李君至  
此矣即時散走岳全其行裝至於家

周高思繼幽州人昆仲三人俱英豪有武幹聲馳朔塞



冊府元龜卷八百四十八